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戢 明鎬

王堯臣 孫林 田況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

遂為新喻人詔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詔日夜號泣
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
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
舒州召試中書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
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遷
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為度支
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詔所擬制辭詔不樂以父留
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

曰不如李諮遂為學士仁宗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
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
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
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
下即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
禧計所減得十二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
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
道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

算茶與犀象緡錢為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
錢百文詔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
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益起詔以疾累請
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鞠吏王舉
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妄稱
增課百萬緡以覲恩賞詔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
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
者詔悉杖之境内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
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遷戶
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權茶法寢壞乃詔諮蔡齊等更
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
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諡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
務其處煩碎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
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子以族子爲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

觀察推官再遷祕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
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之
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
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
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
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

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
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
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
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
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辯之復爲
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
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
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

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
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
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
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
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
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
使廊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以安武軍節

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
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
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
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
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
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
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
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戡

具利害以聞戡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
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
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
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畧爾今昭明等徒能
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
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
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
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

領盧方許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
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
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戡以在邊
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官
官閭士良至今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爲濟州鉅野鎮遊
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
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又依西

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事參軍太
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
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遷殿中丞通判
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丞雍熙
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材行
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
乘傳督河間饟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
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即召入爲翊

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
員外郎東宮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
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
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
徽之卒又命兼祕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
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爲便使還采
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
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

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
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
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其夕
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贈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
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
姪孫蔚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
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
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續金匱玉匱

石礧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
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璫仕
錢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
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丘主簿改府倉曹叅軍
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祕書省祕書郎試學士
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
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

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
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
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
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
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提
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
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
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

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
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爲
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寇準罷相
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
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
筠州更度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
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
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算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叅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叅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

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
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
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
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
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
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
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
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

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
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
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
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
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
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徃徃瞪視而詬詈之性
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

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
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
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顓後唐清泰初陷契
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
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
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
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

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
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廕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
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
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
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
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
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
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

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

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
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
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
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為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
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
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甚年
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
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

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
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
有抵茶禁者受十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
取其敝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
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
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
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
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

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
三萬而已馬少地闕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
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
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贖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
備而國馬蕃矣慶歷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
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
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
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

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羣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

因上慶歷兵錄五卷膳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
早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
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
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
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
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
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
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

諡文簡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歌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
勤詞學科擢為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
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祕書
省祕書郎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為三
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
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為翰林
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

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巖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

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
完水亦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
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於市恐不能
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
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
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
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性至孝
初爲祕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

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爲笑

鄭戢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

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戢乃倍道
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
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
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
寶讚并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
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
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
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戢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

簡知樞密院盛度叅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
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
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
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戢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
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
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
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
使戢與叅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

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
撩清軍以疏淤填水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爲
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
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并州
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
緩急折為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衛吏輸木京師浮渭泛
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
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

惡戢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爲陝西四
路都總管兼經畧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
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
使錢戢致于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
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戢曰此
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
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
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爲邊衛戢使滬與著作佐

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戢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
洙皆以爲不便召漉士廉罷役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
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戢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
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
互上獨戢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戢對曰敵自相攻中
國不足憂也廊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戢募工人爲弓
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
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戢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民相

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羣
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
數千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
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
然憑氣近狹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
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州辟
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

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
鎬所能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
宄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判官改刑部員
外郎京東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
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爲平物價募民爲兵
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
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
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

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候百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

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
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
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
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爲體量
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爲宣撫使以鎬
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
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每等遷
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謂輔

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曰方
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諡
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所
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
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
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
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
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鑾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

州約以慶歷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

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洸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
張璠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
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
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
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
關補其徒爲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
令守者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有州民汪文慶郭斌
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縋

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
旣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
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
要劫契丹使謀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
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闌將
成爲賊所焚遂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
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閣

門祇候張綢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
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
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
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
遷右司諫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
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

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爲
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
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
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
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
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
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
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

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

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
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强弩注射旁設奇伏
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
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
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
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
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
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卒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

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
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若然後量敵奮擊毋得
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
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
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
年賊果自鎮戎軍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
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
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

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畧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

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
管及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
今琦仲淹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畧安撫
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畧使名者九人各
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
總管並罷經畧只充緣邊安撫使既而滕宗諒亦以爲
請遂罷之又言廊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
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

涇邠畧無險阻雖有城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
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
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
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
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
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
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
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撤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

郎中權三司使辟張溫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
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议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
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
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維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
黜維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
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年取厚利適足以斂怨
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羣牧使丁母
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中

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意宰相賈

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優遷之關大

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

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

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

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

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畧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焉益

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運全水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

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爲便居樞密
三年務裁抑徼倖於是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
不以爲疑也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
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
書左僕射諡文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
爲文詞溫麗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
早立嗣且言英宗嘗養宮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
果立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

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諡文忠

孫朴字夢得眉山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朴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朴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朴非糾

繩才不可任風憲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超進者多
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若
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
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
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朴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
止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
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朴奏罷之溫成皇后葬
以劉沆爲監護使朴奏沆爲宰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

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策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

已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朴與御史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朴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朴歲中叅知政事朴性篤厚寡言質畧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

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爲觀文
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
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田况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没于契丹
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驚教子甚嚴累官至太
子率府率况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
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
方正舉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陝西

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
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
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常
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
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
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
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常分
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

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
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辨况庸人乎
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禍之大
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
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
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
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
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

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
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
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
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
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其功未
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
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鵝城之北臣謂來虛
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怨毒非

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士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霆
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
賊已清野据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
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點今未有間隙可窺
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
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
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廊延一路令
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

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竦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况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

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
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
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
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
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闕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
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
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
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

君臣朝夕耻債大有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
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
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
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
之名悅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
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
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
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

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葺堡砦况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賸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

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竅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

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關城叛關闕詔況處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

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
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
始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
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
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
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
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

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
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朴世推其德性
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戡明偉宏
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鏘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
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
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畧言事
精暢然欲懲兵驕廼阮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一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二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
宰峨眉山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
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

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
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
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
因郊裡耕藉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
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
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
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

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
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
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
聞升陞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
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
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
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

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

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邪時趙普為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為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

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倣擾親迂革輅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

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
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
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
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
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
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
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
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

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成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

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感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

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為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

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
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
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
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
門事類臣請鈔畧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
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
十卷置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

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錫乃
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
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
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
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為鑒戒
舉綱要以觀會通為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
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
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為御覽

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
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
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
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為高宗
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
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

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

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

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

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戢何

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
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
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
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
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
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
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
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

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
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
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
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
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
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
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
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

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

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
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
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館求補郡以便奉養
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
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
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
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則擒矣其後潘羅支
射死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召入翰林

為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
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羣
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
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
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
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
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
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

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勅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

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有科
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
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
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
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
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
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陞
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

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
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
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
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耕田
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
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
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
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

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
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
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
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
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
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
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
不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

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

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

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畧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八
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
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
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
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
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
臣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
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

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疏奏上嘉

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
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
遣內侍乘驛勞問醺襏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
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
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
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
躬行道為己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

間斯無媿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

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
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
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
以進士第為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
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
御史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
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

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為太子中允遷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

張承德為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
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承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
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
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
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
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
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
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懽即命繫投智井人無知者時寇畧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

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諫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

望依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
入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
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
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
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
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
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
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

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
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
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
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
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
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
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
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

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
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
問將委以青杜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
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
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
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
還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
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

啟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閤吏曰傅霖請見詠責之曰
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
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
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
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
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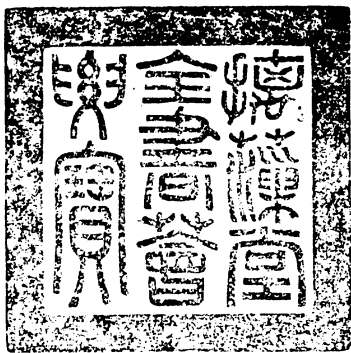
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初終不脫詠怒其悖即
斬之少學擊劒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
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
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
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
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
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
果卞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

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第詵為虞部員外郎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

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朱煥

謄錄監生臣范桐